

十一月底的卡素(Kassel)相當嚴寒。為了「文件展 13」(documental3)，已先後三次來德國。今次會議將決定誰會成為下一屆文件展的藝術總監。這個始於 1955 年，每五年一次展示當代藝術形勢的大展，去年吸引一百萬觀眾和一萬五千名國際傳媒人，誰問鼎下屆總監位置，傳媒自然虎視眈眈，希望爭先報導被邀請參選者的名單。為保參選者私隱，三天的甄選過程安排得頗秘密。

被邀請成為「文件展」評審會成員，當然感到榮幸，在筆者之前亞洲只有一位日本人曾擔任委員。不過最大收穫，倒是整個評選過程中與其他委員共同構思和討論的經歷。委員會共有八人，除筆者外都是業內嚮嚨人物，與他/她們一起討論和設計評審過程，是個精彩的策展工作課程。委員會的工作不只是提名、甄選藝術總監，還要訂定評審標準，訂定過程中涉及不少對當代展覽策劃的反思。

委員會首個聚會，便是討論在雙年展泛濫的年代，「文件展」應走的路向：是否重拾六十年前首個「文件展」那強烈歷史回、顧批判特色？過去幾屆的文件展，是否把藝術總監的位置抬得太高？當中一些討論，如重回用眼睛放棄用理論來看藝術的訴求，反映出對當前策展高度理論化的爭議。

訂定基本原則和標準後，年中的第二次會議，委員各自提名心儀的策展人。經兩天討論後最後共同選出十人，然後邀請他/她們遞交計劃書。邀請的標準，除創意和策展經驗外，國際視野和網路以及英語溝通能力，均為重要而且合理的考慮。但這些要求，倒把歐美以外的策展人放在不利位置。以亞洲為例，有機會自行策劃大型國際展覽的地方，基本上只有日本和韓國，同時又有能力流暢地與同業及國際傳媒以英語交鋒的，更屬極少數。最後的名單，自然仍是以歐美策展人為主。

至於那計劃書其實並不要求具體計劃，展覽策劃是個不斷對話探索的過程(如其中一位參選者所說，策展是個不斷取消原有構思的過程)，我們需要的是了解他/她們如何為「文件展」定位，以及當前藝術狀況的看法。每位角逐者都需要回應三個基本問題，包括「文件展為何存在？」、「什麼是必需的？(What is necessary)？」，和「採用什麼策展方法？」。

不是每位被邀請者都有興趣參加競選，因為總監的工作壓力極大薪酬不高，獲選者更需辭去現有工作搬往卡素居住。最後共有六人參加競逐，他們提供的計劃書合理地空寬，不過雖然沒清晰策展主題，但都對策展過程有細緻了解，能為展覽建立與不同層面參與者的關係，並能對當前社會、文化、藝術的狀況作出有見地的分析。

有趣地有些觀點各人均頗接近，例如重視教育和公眾的積極參與、以創作者為本而減少策展人的干預，而面對當前經濟危機，不少參選者認為是在文化上進行重新定位的大契機。在11月30日的首輪對談中，委員同時發現一有趣現象，在三男三女的參選者中，男的策劃書都跟權力和拆解權力有關，女的反而都關注如何利用展覽，推動慷慨地與公眾、藝術工作者的互動和分享。

翌日的第二輪甄選，女參選者全部入局。再度的對談，很明顯對參選者的壓力很大。最後委員選定兩位參選者，二人無論經驗、視野及思維均出眾，只是策展風格上迥異：一人冷靜、有學識具節度，委員都相信她能策劃出優雅有序、思路清晰的展覽；另一人同樣有豐富知識和經驗，但她好像有控制不了的熱情、投入和想像力。對筆者來說，這都是優秀策展的重要元素。最後委員會投票決定甄選這位令人感覺有無限精力的Carolyn Christov-Bakargiev。她原籍保加利亞，現任意大利Turin的Castello di Rivoli當代藝術館館長、今年悉尼雙年展的策展人，她在當代藝術方面亦有不少著作。筆者深信她會帶來一個令人透不過氣來的「文件展13」。

委員會的決定循例要交上「文件展」委員會和市議會審議，因為市政府為這展覽注入巨資。在當天卡素市長宴請新任總監和委員的晚餐上，市長清晰指出，委員會的決定一定獲得通過。「文件展」能夠全球觸目的一個重要原因，是政客、商人和官僚，都有勇氣承認每人都有知識上的局限，把專業決定交與專業的去。西九文化區若要成為「國際級」，必須建立這種胸襟。

晚宴結束時，大學教授兼科隆Ludwig博物館館長Kasper Koenig代表委員發言，他說，委員會甄選Carolyn是因為相信她有這能力和勇氣去冒險，而「文件展」的精神，就是相信全然的冒險。

四年後，我相信卡素會有個令人興奮的展覽。香港又怎樣？我們有多大膽識和胸襟，可以讓我們的文化工作者去到盡的冒險？